

生活琐记
henghuosuoji

雨中独行

□薛立全



初夏时节，
阴雨连绵不断，
我有每天户外徒步的习惯，一连三天的降雨把我困在家中，心里有点空荡荡的。

看看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我产生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和活动身体的想法，于是我穿上雨靴，打上雨伞，独自一人到户外散步。

穿过宽阔的滨海大道，一块雕刻着“灵山湾海滩”的巨石映入眼帘，红色字体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格外醒目。在星海滩入口处，自行车骑行道旁矗立着蓝白相间的海鸥浪花雕塑，栩栩如生。

眼前宽敞的星海滩空无一人，没有了平时的喧嚣和嘈杂。经过连续几天雨水的清洗，空气十分清新。当天风不大，浪也不高，一排排泛白的浪花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像一队队抢滩登陆的士兵，争先恐后涌上滩头。此时此刻我完全放空自己，静静倾听着雨滴敲打着雨伞和海浪拍岸的声音，心绪宁静而安闲。

沿着木栈道向西，就走到了滨海大道上的浪花桥，它是连接星海滩东西两片沙滩的必经之地。在桥上遇见了一位年逾七旬身穿雨衣的老大爷，我们边走边攀谈起来。

这位长者星海滩附近的白果树村人，以前是渔民，前些年东方影都在这里开建，附近的多个渔村规划建设了新家园。老大爷原有四间平房，回迁后分到了两套房，老两口住着一套，另一套往外出租。说起来我和老大爷是新邻居，我们两个小区仅百米之隔。老大爷和老伴都有社保，两个人每月养老金五六千元，再加上房租收入，经济宽裕。老大爷对一步从渔民变成市民，并生活无忧感到满足，言语间充满对新时代的感恩和知足。

老大爷望着这片沙滩回忆起以前的场景。他说这片沙滩是一片富海，盛产嘎啦和蛏子，每到退潮时，周围十里八村的渔民都汇集到这里下小海，海滩上人头攒动，场面热闹，个个收获颇丰。

老人说的确实不假，直到现在这片沙滩上仍然还有蛏子，每到春秋季节，沙滩上会有不少人来此寻挖，我便是其中之一。我买了水靴、

铁锹、小桶等工具，退潮时来到接近水面的沙滩上，先用铁锹在沙滩上铲起一层薄薄的沙子，在地面上寻找沙眼，这些沙眼多半是蛏子的窝。取出随身携带的食盐少许，点撒在沙眼里，里面的蛏子跳起很高，这时要手疾眼快把跳起的蛏子接住，如果接不住，蛏子沉到洞里，很难再捉到它。

走到星海滩的西头，老大爷停下脚步跟我说：“不陪你走了，我要到潮头去看看有没有漂上来的东西。”我跟老大爷握手告别，原路返回，我要继续去星海滩东面的路段走走看看。

星海滩的东面是一片礁石海滩，沙滩的木栈道到这里变成了塑胶小道，海边用花岗岩砌起了高高的岸堤，岸堤顶端安装了坚固的围栏，凭栏远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看着前方的茫茫大海，整个人的心胸也宽阔

了很多。

往前不远处，是一片黄色的金鸡菊花海。这是一块三角地，足有十多亩，长得又高又壮的金鸡菊在细雨的滋润下格外娇艳。我很佩服园林工程师的设计，在茬口安排上恰到好处，这一季金鸡菊开放之前的暮春季节，曾经还盛开过一季石竹花，这块海边的草地上春夏两季都可欣赏到五彩斑斓的鲜花。穿行在花海掩映的小径上，仿佛置身于开满野花的草原，不由得使人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细雨霏霏，景色撩人。当我正心无旁骛地欣赏眼前的美景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是爱人打来的，她催我回家吃饭，这时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午后时分。此时雨已停，天也放晴，我收起雨伞，疾步返家。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华师附中， 值得奋斗的地方

□邵光进

当东方苍穹喷出万道霞光
雄壮的国歌奏起
伴随着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
催人奋进 慷慨激昂
操场整齐划一的蓝色方阵
像凝固雕塑
肃然而立 放声伴唱
难道你想象不到
大海的豪迈
波涛的雄壮？

这里不是高原
当南边天宇射出炽热光芒
清脆的哨音倏然响起
应和着碧蓝天空下的朵朵白云
扣人心弦 盘旋回荡
操场楼宇间运动的蓝色洪流
如万马奔腾
疾驰腾跃 步履铿锵
难道你体会不到
高原的辽阔
大漠的苍茫

这里不是花园
当西边天幕现出嫣红彩带
欢快的放学曲悠然响起
在高楼大厦间
交织穿梭 余音绕梁
每个教室门口涌出的孩子们
犹燕莺出巢
踏歌而行 伴曲吟唱
难道你感受不到园丁忙碌的身躯
花朵幸福的脸庞？

是的，这里不是海洋
听不到惊涛拍岸的滚滚轰鸣
听得到莘莘学子的书声琅琅
看不到渔家出海的孤帆远影
看得到连廊教室的疾走如飞
工作在这里的人
哪个没有
南中国海一样的宽容
西太平洋一般的深广

是的，这里不是高原
听不到苍凉悲壮的胡琴声声
听得到清脆嘹亮的哨音悠长
看不到鹰巡长空的空旷悠闲
看得到列队齐整的士气高昂
生活在这里的人个个都有
蒙古高原一样的洒脱
青藏高原一般的敞亮

是的，这里不是花园
听不到鸟儿啾啾的枝头喧闹
听得到老师您好的情真意长
看不到日采夜酿的辛苦劳作
看得到衣带渐宽的豪情万丈
每个奋斗在这里的人
哪个不是园丁一样的辛苦
蜡梅一般的芬芳？

啊，华师附中
魂牵梦绕的家园
值得奋斗的地方！

人间物语
enjianwuyu

铁打的二哥

□范子峰

二哥是我叔伯大爷的二儿子，身高虽然不到1.7米，但是生得圆滚，腿壮胳膊粗，搭眼一看就是位结实的庄户汉子。红脸膛上络腮胡子每天用剃须刀刮得干干净净，生长胡须的表皮隐隐地透着点青色。

其实二哥和我同岁，只是生日大我二十几天而已。我们虽然出生在那时还比较清苦的偏远农村，但是家人的爱呵护着茁壮成长。七岁时一起被送进村办小学，开始在土坯垒砌的课桌上读书学习，只是二哥读书时脑瓜没有下河捞鱼摸虾、田野里放牛赶羊做农活那么灵通，一路磕磕绊绊上完了初中，之后就走进大田里耕种，成了一位真正的农民。

乡野里摸爬滚打，二哥不仅成长为村里一位耕种收割的一把好手，还学到了一手泥瓦匠的好手艺，而且远近闻名，是附近包工头和主家们争抢的大师傅。二嫂也贤惠能干，家族里数得着的

好媳妇。二哥家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春耕秋收，农忙时二哥的主要精力是伺候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农闲时包工头找上门邀请二哥一道拿起大铲和瓦刀，建筑工地上显身手。最多的时候二哥一天能挣几十块钱，那时我在县城单位工作，一个月三百来块钱，平均日工资和二哥相比相差好几倍呢！二嫂主内，平常除了照顾孩子还下地干农活，养鸡养鸭养猪又养羊，一年出栏好几头大肥猪，二哥家的存折余额年年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我们这一带祖辈上土里刨食的农民，大脑也开始活泛起来，田地里不再单单只种粮食，人们开始多种经营，除了留有足够的口粮田，其他土地什么挣钱多，什么来钱快就种养什么，思路慢慢发生了变化。社会上人员流动性也越来越强，外出务工人员，把在外地见到学到的

先进经验带回家来，慢慢地融合到本地的发展中。过去那种“羞于经商，耻于言利”的落后思想，也逐渐被人们摒弃。娶进来嫁出去的年轻人，把娘家或婆家那方成功的发家之道搬运过来，为富家兴业铺平了道路。

二哥是最早一批“大棚人”，先后在村后与村东河边地里分别建造了三个长度在一百米以上的温室蔬菜大棚，成了专业蔬菜种植户。目前，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整个乡镇集聚发展，已打造成为区域最大的温室西红柿生产基地。

这几年蔬菜市场行情持续看好，西红柿收购价格一直都很坚挺。有的种植高手年整体收入按所种大棚的长度计算，平均能达到800元/米。采摘旺季，二哥家连续几天，一天能卖一万元，煞是让人心动。

西红柿成熟旺季那段

时间，二哥正赶上有工程活，到邻县筑路工地上铺设路缘石。早上七点包工头开车拉着去，晚上七点收工再开车拉回来，一天给三百元钱，棚里的柿子也得天天摘，天天卖。一边是到手成熟的西红柿，摘了就能卖到钱；一边是白花花的票子，干一天能拿到三百元，都很诱人，哪个也舍不得丢。

二哥说咬咬牙，“一手捂俩雀”，哪个也不扔。就和二嫂商量好，凌晨三点起床去大棚里摘西红柿，摘到早上六点回家吃早饭，早饭后二哥去工地挣钱，二嫂上午在家卖柿子，一两个月的时间，钱挣了不少，也是真累。

看着二哥圆滚的身材和黑红的脸膛，我说你就是铁打的也得磨得锃亮，这样拼命撑得住吗？二哥露出一口白牙，嘿嘿一笑，说庄户人天天干体力活锻炼出来了，虽说也累，可是满地是钱，哪有看着不挣的道理。